

Memories of Midnight

午夜的回忆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亦东 柯平 译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Classics

谢尔顿作品

Sidney
Sheldon

译林出版社

Memories of Midnight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亦东 柯平 译

午夜的回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的回忆 / (美) 谢尔顿 (Sheldon, S.) 著; 吴亦东, 柯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
(谢尔顿作品)
书名原文: Memories of midnight
ISBN 978-7-5447-4567-3

I. ①午… II. ①谢… ②吴… ③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5984 号

Memories of Midnight by Sidney Sheldon
Copyright © 1990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c/o Morton L. Janklow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421 号

书 名	午夜的回忆
作 者	[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译 者	吴亦东 柯 平
责任编辑	彭 波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20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27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67-3
定 价	3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序曲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7
第三章	18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16
第十章	123
第十一章	131
第十二章	146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0
第十五章	177
第十六章	188
第十七章	206

第十八章	214
第十九章	218
第二十章	230
第二十一章	234
第二十二章	243
第二十三章	246
第二十四章	253
第二十五章	261
第二十六章	263
第二十七章	265
第二十八章	270
第二十九章	273
第三十章	275
第三十一章	283
第三十二章	286
第三十三章	288
第三十四章 尾声	291



序曲

九龙——1949年5月

“看上去必须像是一场事故。你能够安排吗？”

这话简直是污辱人。他的心中腾起一股怒火。这像是在对从街上随便找来的业余杀手发问。他禁不住要挖苦道：嗯，我想我还能应付。你是否对室内意外事故比较偏爱？我可以让她在楼梯上摔一跤，折颈而死，就像马赛的舞女一样。或者让她喝个酩酊大醉，尔后溺毙于浴缸，格什塔德的那位女继承人就是这么死的。还可以安排她多服用一点海洛因，他已经用这种方法除掉了三个人。或者，让她点燃香烟在床上熟睡，那位瑞典的大侦探就这么在巴黎左岸的大旅馆中长眠不起了。或许，你更倾向于室外事故？我可以安排一场车祸、飞机失事或者是海上失踪。

但是，他一声没吭。他实在惧怕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他早已对有关此人的那些令人胆寒的传言有所耳闻，而且，他有理由相信那些传言都是真的。

因而，他只是说：“行，先生，我能安排一场事故，让它神不知鬼不觉。”可是，说这话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他当然知道我就是个知情人。他等待着对方的反应。

他们此刻在九龙一座楼房的二楼。该城四周的城墙是1840年由中国人建造的，用以抵御野蛮的英国人的入侵。二次大战中城墙被推倒了，但

无形中仍有一堵墙将外人拒之城外，比如杀人团伙、瘾君子还有强奸犯，他们在弯曲、狭窄、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在通向暗处的楼梯过道上游来荡去。游客们被告诫远离这些地方，甚至连警察也不敢经过郊区的东头村道。此刻，他俩能听到窗外大街上的喧闹声，听得出城墙内居民特有的尖锐而又沙哑的各种语言。

对方用黑岩石般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他。良久，那人才说道：“很好，怎么做由你决定。”

“是，先生。目标在九龙吗？”

“在伦敦。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凯瑟琳·亚历山大。”

一辆大轿车把那人送到尖沙嘴摩罗街的蓝屋，后面跟着一辆载有两名保镖的车。蓝屋只对少数身份特殊的贵宾开放，譬如国家首脑、影星、大公司的总裁，为此，经营者们感到非常自豪。六年前，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年轻姑娘向报界透露了这里顾客的身份，第二天，人们在石排湾发现她被人割了舌头。蓝屋里一切都可以交易，处女、童男、女同性恋，还有动物。这里也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处仍然实行 10 世纪的交媾方式的地方，在这里可以遍尝禁果。

这一次，他要了一对双胞胎，真是美妙绝伦的一双，模样漂亮，躯体妙不可言，客人可以随心所欲。他还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没有座面的金属跪凳，她们轻柔的舌头和手指，香水四溢的浴池，还有她们的红唇热吻。想到这，他已是欲火中烧、急不可耐了。

“先生，我们到了。”

三小时后，他和那对双胞胎完事了，便心满意足地让大轿车载着他驶向么地道。车窗外，不夜城的灯火在闪烁。中国人把此地命名为九龙，取其九条龙的意思。他想象着有九条龙潜伏在市郊的山中，随时准备俯冲下

来,毁灭弱者和粗心的人。他可不属于此类人。

他们上了么地道。

等候他的道长像是古代画在羊皮纸上的人物,身着一件褪色的东方道袍,下颔有一小撮长长的白胡须。

“早上好。”

“早上好。”

“给多少钱?”

“一千。”

“行。”^①

那位道长闭上双眼,默默地祈祷,摇着木筒里编好号的竹签,直到跌出一根才住手。道长默念一遍签文,转向来客,操着不熟练的英语说:“上天说你很快就能除掉危险的敌人。”

来人一阵惊喜。他心里知道古老的求签只不过是迷信。但也不能不信,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吉兆,今天是圣康斯坦丁节,也是他自己的生日。

“上天已降福于你。”道长说。

“多谢。”^②

“不客气。”^③

五分钟后,他回到车上,往香港的启德机场驶去。机场上他的私人飞机正等待着将他送回雅典。

① 以上对话原文为粤语的英译拼音。

② 原文为粤语的英译拼音。

③ 原文为粤语的英译拼音。



第一章

希腊，约阿尼纳——1948年7月

她每夜都惊叫着从同样的噩梦中醒过来。肆虐的暴风雨中，她在湖心，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拼命把她的头按入冰冷的湖水里，企图溺死她。每次从梦魇走出后，她都惶惶不安，喘着粗气，全身浸着汗水。

她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记不起自己的过去。她会讲英语——但究竟是哪国人却是无从得知。她更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来到希腊，被一所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收容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零碎的记忆不时困扰着她，稍纵即逝的模糊画面来去匆匆，令她无法把握并细细甄别。这星星点点的记忆来时出人意料，往往在她懈怠不备时攫住她的心灵，搅得她恍恍惚惚的。

起先，她不断地问别人。加尔默罗会的修女虽然和气仁慈，善解人意，但她们总是一言不发。唯一可以与之交谈的人是特雷莎嬷嬷，年长虚弱的修道院院长。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我的孩子。”特雷莎嬷嬷说道。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山下有个叫约阿尼纳的村子，去年一次暴风雨来时，你正在湖中的小船里。船沉了，但是，由于主的仁慈，我们的两位修女发现并且救了你，

她们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

“可是……在那以前我在什么地方?”

“很抱歉,孩子,我不清楚。”

对此,她并不满足。“没有人问起我吗?没有人找过我吗?”

特雷莎嬷嬷摇了摇头说道:“没有。”

她失望得几乎要叫出来。她继续说道:“那么报纸……那上面一定会有我失踪的消息的。”

“你有所不知,我们是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的。孩子,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旨意。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仁慈,是上帝让你的生命延续。”

她能了解到的就是这些。起初,她病体虚弱,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世。几个月后,她的体力逐渐恢复,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

她有力气四处走动时,每天都把时间消磨在整理修道院繁花似锦的花园上。这里的一切沐浴在希腊明媚的阳光下,微风中飘来阵阵柠檬和葡萄的芳香。

环境是宁静祥和的,而她的心里却平静不了。我已经迷失了自己,她想着,而谁也不关心我。为什么?难道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画面源源不断,无法控制。一天早上她梦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正在解她的衣服。醒来后,她不禁怀疑那是不是个梦。或许,是以前发生的事?那个男子是谁?是不是和她结婚的人?她有没有丈夫?她没有戴结婚戒指。她的财产实际上等于零,只有特雷莎嬷嬷给她的黑色修女长袍和一枚别针,那是一只只有双红宝石般的眼睛、展翅欲飞的金色小鸟。

她没有名字,她是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的陌生人。没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也没有心理医生能告诉她心灵受到了创伤。她唯有把心灵的窗户对可怕过去关上才能恢复理智。

画面接连不断,越来越快。她的头脑里像是有杂乱无章的拼字谜诀,

各种怪异的念头逐渐拼接起来，但毫无意义。她梦见一间巨大的摄影棚，满屋子都是身着军装的男人。他们像是在拍电影。我是演员吗？不，她像是这些人的指挥。但是，指挥什么呢？

一名军人送给她一束鲜花，他笑着说，你得自己付账。

两天后，她又梦见了那个男人。她在机场和那人告别时醒了过来，因为要失去那个人，她竟发现自己在啜泣。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这些不是一般的梦，而是她生活经历的一部分，是她的过去。我要找到从前的我，现在的我。

意外的是，半夜里，她没想到竟从自己的潜意识中挖出了一个名字。凯瑟琳。我的名字是凯瑟琳·亚历山大。

希腊,雅典

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统治的帝国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却比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更为庞大,更为强盛。德米里斯是世界首富之一,权倾四方,令人难以置信。他没有公职、头衔,但却能经常收买首相、主教、大使和国王。他的触须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有数十个国家被箍在他那经纬线似的经济网络之中。他大亨派头十足,并且十分聪敏,体格健壮,身材高大,有厚实的胸脯和宽阔的肩膀,黑黝黝的脸膛上垂着一只巨大的希腊鼻,一双橄榄形的黑眼睛,脸上流露出鹰一般的贪婪。只要他愿意,他又会变得非常迷人。他会说八种语言,非常健谈。他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收藏,还有一队私人飞机和十几幢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公寓、宅第和豪华别墅。他是风月场上的佼佼者,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美女。这个有名的情种及其浪漫史就像他的商业冒险一样富有传奇色彩。

康斯坦丁·德米里斯自诩为爱国者,并以此为荣。他在科隆纳基的别墅、普萨拉私人小岛,都悬挂着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但是,他从不纳税。他认为那是平民百姓要恪守的法律,对他却不适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 ichor——上帝的血。

德米里斯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有求于他:商业计划的投资,慈善事业

的捐款，或者哪怕是他的友谊所能给与的权力。德里米斯非常乐意揣摩他人的来意，因为这些人真正的意图极少是他们表面上提出的要求。他那善于分析的头脑总是怀疑表面的东西，其结果是他既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话，也不相信他见到的任何人。他的信条是：“朋友宜近，敌人宜亲。”为他写传记的记者被允许了解的仅仅是他温和、有魅力、世上少有的圆滑而又文质彬彬的一面。他们决不会料到在这和蔼可亲的外表下面，德里米斯竟是个屠夫，一只卑鄙的豺狼，生就能一口咬住对方咽喉血管并置对方于死地的本领。

他事无巨细都会刻骨铭心，决不宽恕人。在希腊古老的词汇里，dikaiosini——“公正”经常和 ekdikisis——“复仇”同义，这两者都使他迷恋不已。别人在公众场合冒犯他，他会永世不忘，而那些不幸招惹了他的敌意的人，则要为此付出千百倍的代价。这些人甚至自己都未曾意识到，德里米斯那缜密的头脑已拟好了精心的报复计划。他耐心地设置重重的罗网和陷阱，逮住并毁灭这些敌人。

他把花时间为自己的敌手设置陷阱作为一种享受。他仔细研究他的牺牲品，分析他们的性格，权衡他们的力量和弱点。

在一次晚会上，他听到一位电影制片人把他称为“那个油拉拉的希腊人”。德里米斯便开始等待时机。两年后，那位制片商和一位国际巨星签了约，由这位影星出演他那部耗资巨大的影片的女主角。他把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德里米斯一直等到电影拍了一半，才诱骗女主角中途退出摄影棚，来到他的游艇上。

“这是我们的蜜月。”德里米斯告诉她。

于是她过了个蜜月，但是没有举行婚礼。而那部影片最终也只好半途而废了，制片人遂告破产。

在德里米斯的报复游戏里，还有几名敌手他未能与之取得均势，但他

并不着急。他喜欢期待、策划,以便将计划付诸实施。在这些日子里,他暂时找不到其他对手,只是因为没有人再敢与他抗争。于是,他猎取的目标仅限于那些曾在他前进道路上阻碍过他的人。

而另一方面,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的 *dikaiosini*,其涵义是双重的,犹如一柄双刃利剑。他对自己受到的损害决不会善罢甘休,同时,对自己所受的恩惠却也不会忘怀。一位贫穷的渔夫,因为曾在德米里斯年轻时为他提供过住处,“意外地”拥有了自己的捕捞船队。一名妓女给他免费提供过食宿,因为当时德米里斯很穷,付不起账。后来,这名妓女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一幢公寓,而不知道恩人是谁。

德米里斯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儿子,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他有 14 个兄弟姐妹,餐桌上永远没有足够的食品。

孩提时代,他在商业方面的天资已经叫人不可思议了。他放学后靠打短工挣了许多外快。16 岁时,他攒够了钱,与一个年长于他的人合伙开了一家食品小铺子,临到生意兴隆、店铺发达后,他的合伙人把属于他的一半股份骗为己有。德米里斯花了十年时间才将那人毁了。德米里斯年轻的时候壮志满怀,他经常躺在床上,整夜都难以入眠,两眼瞪着漆黑的夜。我会有钱的,我会出名的。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的名字。只有这个念头才是使他入睡的催眠曲。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他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成为现实的。

德米里斯 17 岁生日那天,偶然读到一篇有关沙特阿伯油田的文章。忽然间,仿佛有一扇通向未来的神奇大门朝他打开了。

他来到父亲跟前。“我要去沙特阿拉伯,我要去油田干活。”

“你知道什么是油田吗?”

“一点也不知道,父亲,我能学会的。”

一个月后，康斯坦丁·德米里斯上了路。

根据洲际石油公司的政策，海外雇员一律要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对此，德米里斯毫不在乎。他打算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待到发了大财。他甚至已经看到阿拉伯世界令人心驰神往的夜生活，奇妙的土地上富有异国情调的女人比比皆是，而地下的黑色金子泉涌而出。然而，这里的现实却令他震惊。

夏日的一个清晨，德米里斯来到了法迪利。这是一个位于沙漠中心的钻井队，有一座石砌的简陋楼房，四周建有许多 parangas，一种用矮小的灌木垒成的工棚。有上千名拿着低薪的工人在这里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沙特人。在肮脏的、没有铺筑过的街上，蹒跚穿行的妇女个个遮得严严实实的。

德米里斯走进了那座楼，人事部主任 J.J.麦金太尔就在这里办公。

麦金太尔抬头看着进门的年轻人。“这么说，本部雇用了你，呃？”

“是的，先生。”

“在油田干过吗，孩子？”

德米里斯真想撒个谎。“没有，先生。”

麦金太尔微微一笑。“你会喜欢这儿的。万里之内见不到一个人影，食物非常糟糕，女人碰都不能碰，不然连你的那个东西也会被人割掉，晚上就他妈的叫你闲得无聊。不过薪水很高，你行吗？”

“我是来学习的。”德米里斯认真地说。

“是吗？那我来告诉你什么该早点学会。这里是穆斯林的天下。不能喝酒；偷东西逮到后就砍右手，第二次砍左手，第三次你的一只脚就没有了；杀人是要砍头的。”

“我不想杀人。”

“等着瞧吧。”麦金太尔嘟哝道，“你这还是初来乍到呢。”

这个工棚大院像是巴别塔^①，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人操着各自不同的母语。德里里斯听觉灵敏，学起语言来非常快。这里的工人在不宜居住的沙漠中修路造房，安装电器设备，架设电话线路，建造工厂车间，安排食物和供水系统，设计下水道，负责医疗保健。在德里里斯看来，要做的事儿还多着呢。他们得在华氏一百多度的气温下工作，忍受蚊叮虫咬，还有沙尘、流感和痢疾的袭击。即使是在沙漠里，他们也分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是勘探石油的人，而下层的则是建筑工人，也就是做小工的，还有职员，他们被叫做“害羞的管家婆”。

由于新式旋转式钻井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们比较熟悉这种钻井技术，因此，真正搞钻井的几乎都是美国人。他们当中有地质学家、勘测员、工程师和石油化学家。年轻的德里里斯尽力讨好这些人，跟他们攀朋结友。

康斯坦丁·德里里斯一有空就和钻井的人泡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他把听来的全都记在脑子里，就像高温下的沙漠吸收水分一样一滴不漏。他注意到有两种钻井方法。

他走近一位正在 130 英尺高的钻塔下工作的钻探工，问道：“为什么正在使用的钻井方法有两种？”

钻探工解释说：“啊，孩子，一种是钢缆法，一种是旋转法。现在，我们主要使用的是旋转法。两种方法开头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是吗？”

“是啊。这两种方法都得先架起一个像这样的钻塔。这样，就可以把设备吊挂起来往井里钻。”他看到年轻人脸上渴望求知的神情，继续说道，“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叫做钻塔。”

^① 据《圣经》记载，古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高塔以扬名。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之互不相通，结果塔未建成而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

“不知道，先生。”

“这是以 17 世纪一个有名的绞刑刽子手的名字命名的。”

“噢。”

“钢缆钻井法已经有些历史了，几百年前中国人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挖水井。他们用绳索吊起一个掘进器，松开绳子时，就能在地上冲钻出一个洞。但如今 85% 的井都是用旋转法钻出来的。”他说完便转身继续干活了。

“对不起，旋转法是怎么回事？”

那人停下手中的活儿。“这种方法不是在地上砸出一个洞，而是钻出洞来。你看见这儿了吗？在钻台中间有一块能旋转的钢板，由机器带动旋转，钢板夹紧一根管子，并转动着管子往地底下钻，管子的底部是一个钻头。”

“听上去很简单，是吗？”

“当然，但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得设法把钻下来的泥土排上来，还要防止井壁下陷，要防止地下水和天然气渗入井内。”

“会不会有钻不动的时候？”

“当然可能。那样就得把整根钻杆拔出来，换上新的钻头重新钻。是不是想当钻探工？”

“不，先生。我想拥有自己的油井。”

“祝贺你啊。我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吗？”

一天早上，德米里斯正在井边观看时，一种工具放进了井里，它不像往常那样往下钻，而是切割井壁四周的岩块，再把碎块带上来。

“对不起，这么做是什么道理？”德米里斯问道。

钻探工擦了擦额头。“这是在取井壁的岩样去进行分析，以便确定是否有石油。”

“噢，我明白了。”